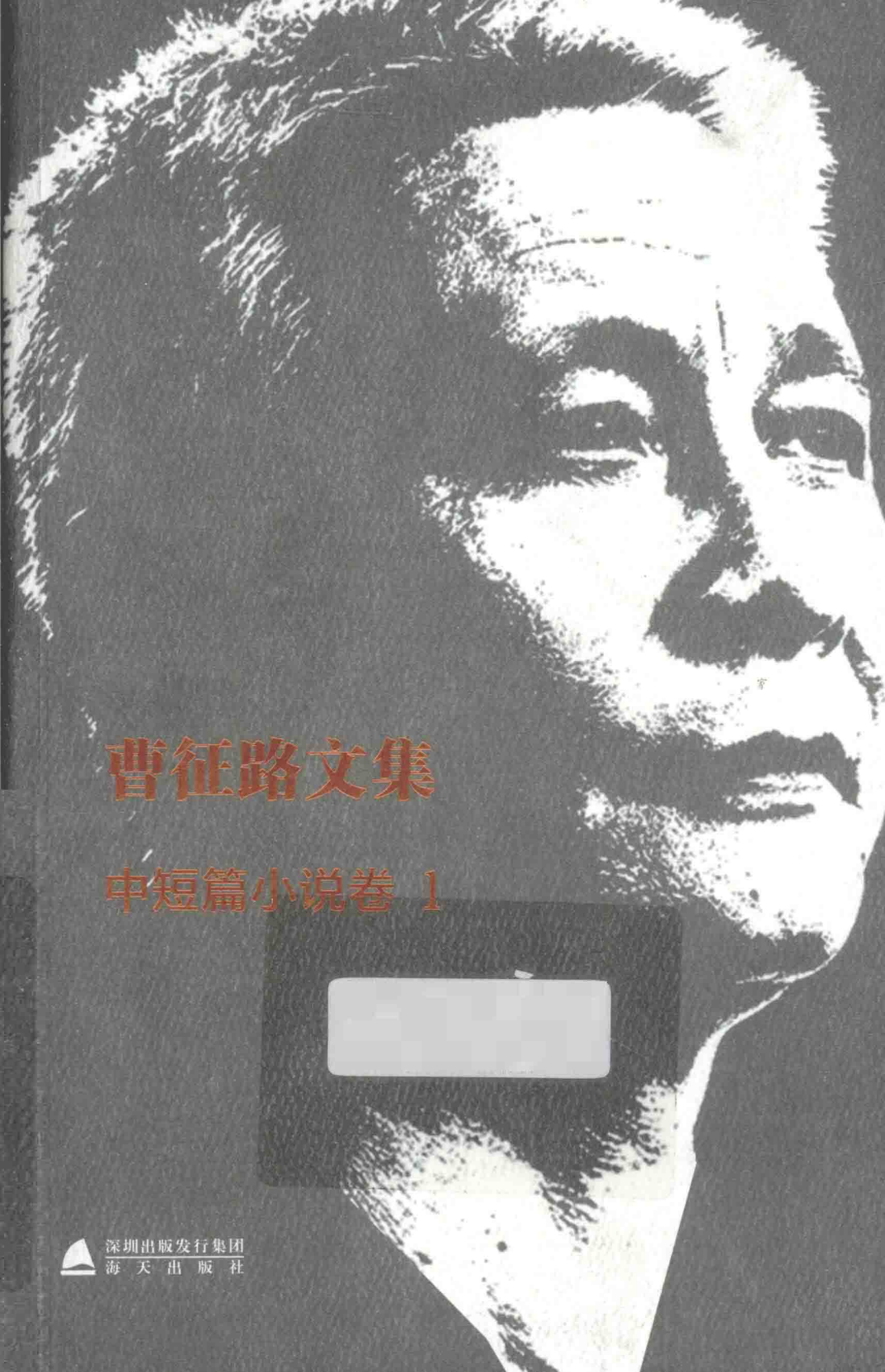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曹征路文集

中短篇小说卷 1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

曹征路文集

中短篇小说卷 1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曹征路文集. 中短篇小说卷. 1 / 曹征路著. 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507-0705-4

I. ①曹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0759号

曹征路文集. 中短篇小说卷. 1

Caozhenglu Wenji. Zhongduanpian Xiaoshuojuan. 1

出品人: 尹昌龙
责任编辑: 涂 俏
责任校对: 钟愉琼 罗亚杰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
排版制作: 思成致远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(518033)

网 址: www.htph.com.cn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Tel: 0755-83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6

字 数: 340千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7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自序

掐指一算，老汉今年64啦，步入人生黄昏，回头数数自己的脚印不为过。再掰脚指头一算，从197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起，也有40多年了，发表了400多万字的作品，编一个200万字的文集也不为过。感谢海天出版社，满足了我这点虚荣心。

生活中我是个散漫的人，知足且快乐，喜欢打球打牌，没有太高的追求。别人站着我蹲着就行，别人坐着我趴着就行。但写小说就不一样了，比较认真，更不愿说违心的话。我不赞成玩文学的说法。忠实地把我经历的时代变迁记录下来是个基本态度，这套文集就是我对近30年的审美记忆。尽管今天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娱乐化，但小说作品就精神深度而言，依然是其他文艺形式不能替代的。所谓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

认真地反省起来，我的所有的作品似乎只写了一个主题——找到自觉的人生。我的经历还算得上丰富，工农兵学商差不多都见识过。见得多了，想得也就复杂一些，故而也希望人们分享自己那些经过思考的生活。我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美好起来。不管我这些脚印是何等的浮浅，思考是何等的幼稚，我还是希望能够成为您的朋友，为您服务；希望和您一起探讨人生，探讨时代，找到规律，走向自由；希望和您一起找到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和新角度；希望和您一起领略人类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，领略人类无比多样的美和

力。

那么，请接受我由衷的谢意。您——爱护和帮助过我的编辑们，指导和鼓励过我的师长们，每一个读过我作品的朋友们，每一个善意指教过我的批评者，谢谢啦。

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就是“震惊”，那么转型时期的我们也应当有传达这种“震惊”的艺术品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说批判精神也是对的。一个文人对现存价值提不出怀疑和批判是他的悲哀，更是时代的悲哀。

我的艺术主张是没有主义。一个写小说的，动不动标榜主义是不自信的表现。在我看来，最好的艺术不过是量体裁衣，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找到最合适的角度和形式。因为形式本身没有高下，也无先进落后之分。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是这样，西方文学史的经验同样是这样。说白了，艺术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。

我去泰国旅游，见众人围观一赤膊跌足者，只见他火中取物，上下翻飞，绕前捧后，有托儿跟着大声喝彩。伸头一瞧，原来是卖烤鱼干的。于是联想到近年我国的文坛种种，哑然失笑。

小说是最具思辨色彩的艺术，要经得起咀嚼才好。倘若没有当今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发现，不能用人类文明的成果照亮时代生活，那么所有绕前捧后的表演不过是“玩花活”，是卖烤鱼干。

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学习时，亲眼目睹过一批青年作家用各种主义爆破了文坛，新奇怪异成为先锋，所以那个时代被称为“方法论年代”。圈内的流行词叫“玩老头子”，也亲眼看到一批老头子生怕被时代抛弃而亦步亦趋，被玩晕了。中国文坛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主义轮番轰炸以后，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问题被一再提出来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细节、鲜活而独特的人物性格、蕴藉而深刻的情感寓意、多数人感同身受的时代呐喊，是小说艺术永远的生

命力所在。作家首先是真理的追求者，是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叩问者，是世俗潮流的怀疑者。尽管对文学精神的遮蔽古已有之，各个时代表现不一，但文学精神从来未被杀死。它仍顽强地，一代一代地，在真文学的血脉中薪火相传不绝如缕，我是相信这一点的。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。

所谓精神到处文章老，沧桑阅尽意气平。是为序。

曹征路写于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

目 • 录

蝉蜕	1
我的第二个父亲	81
死角	179
李固之死	199
难得爱一回	231
躁动年华	257
多味拉力合成画	343
军列	369
老人乐园	425
只要你还在走	477

蟬蛻

一

火车发出吭哧吭哧的轰响滑离站台。随着它加快的节奏，站在车门口招手的林春一颗绷紧着的心也松弛下来。刚才那一刹那，他真怕奶奶和小珏哭出来。还好，她们顺着车紧走了两步就停住了。每回离家都免不了这么一刻，真是人生的一大缺憾。北风中，奶奶扬起的手臂就像一枝枯干的树杈，而穿着墨绿色小袄的珏儿正像老树根上新抽出的嫩枝条。缩小，缩小，老树和新绿越来越远了……

他找到一个靠窗的座儿。外面是个银白的世界，积雪很深。公路上缓慢行驶的汽车就像一艘机帆船，车轮后面翻腾着浊黄的化雪，留下两条黄褐色的车辙。阳光下，到处都闪着刺眼的光。他闭上眼睛想，自己会在那座陌生的城市留下什么样的脚印呢？

这回团省委组织青年干部下基层，本是他的提议。可省委组织部把他也算上一个，而且事先连风也不透。直到他们书记在党校的操场上找到他，把市委书记一介绍，高书记伸出手来表示欢迎了，他才明白过来。当时他脸红了，像个被夸奖的新媳妇儿。

“欢迎啊，年轻人！”高书记的笑声洪亮宽厚，很有感染力。他说起话来两眼总盯在你脸上，让你感到一种力量在血管里跳荡。又有谁不愿在有魄力的领导下面工作呢？

另外，此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：他家属的农村户口可以解决了。这是高书记亲口说的。为这事，他们书记没少费口舌。可毕竟省会是大城市，不如下边好办。也许这也是调动的一个原因？书记

没说，他也没问。反正今后拨出劲干好工作就是了。要对得起组织，对得起领导，对得起同志们，对得起奶奶的叮嘱，小珏儿的欢呼和那可怜的卧床一年多的玉枝，以及她那些无声的泪水。

人生真是个奇妙的旅程。有多少回，他躺在草滩上，望着广袤的天空，瞪着在头顶上盘旋的兀鹰，听任蚊虫的围攻，嘴里嚼着苦涩的草根，他却幻想着：倘若此时能吃一碗大米饭就米粉肉，他便满足了，幸福了。可“出来”后，斗争、清查、报告、调查、整顿……浑身散发着热力，满脑子规划着蓝图。他要学这、学那，做这、做那，改革这、创造那。肯定，没有国家那些令人鼓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至今还在幻想那碗大米饭哩。

他摇摇头，仿佛要驱走自己散乱的思想。

车厢过道上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纸箱子。其实旅客并不多，很多座位都空着。不用问，这些全是小商贩们的收获。列车的喇叭里播送着一篇什么重要文章，而斜对过一只收录机却在针锋相对地欢唱着“嘞嘞嘞”。随着这有力的节奏，一双三节头式白色皮鞋也在摇动。它的主人是斜躺在双人座上的，姿势很刺眼。两个老头，看样子是农民，激烈地争论着私人买拖拉机究竟合算不合算。他们对面的一对恋人正旁若无人地依偎着，丝毫不受干扰地进入某种境界。老头不时白他们一眼，然后又气呼呼地大声辩论，似乎这样就可以盖住一切。

“这就是八十年代！”林春耳旁忽然响起机关里那个号称抬杠大王的尖声，似乎又看见那对支棱起来的招风耳，笑起来。

他对面坐着一个穿蓝色棉大衣的人，总是把脑袋顶在玻璃上，个把钟头过去了，也没见他动一下。这人的宽边眼镜腿上贴了块雪白的胶布，看样子挺寒酸。他颧骨高耸，鬓角花白，眼睛眯缝着，像是在看什么，又像是在想什么。

他是干什么的？教师？采购员？机关干部……林春这么无聊地猜测着，也熬过了不少时间。他觉得自己从现在起就应该锻炼出一种

本领，一眼就能猜出对方的职业、性格、修养等等。“请问……”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想证实一下。

那人纹丝不动，像座木雕。仿佛除了眼前缓慢转动的大地之外，他就不知还有别的存在。

林春轻轻叹口气，这人一定是个诗人，或者是画家。他结论式地想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文艺界的同志总怀有一种敬而远之的隔膜感。

“旅客同志们，本次列车设有餐车。我们供应盖浇饭，盖浇面。要用午饭的同志请准备好零钱。四毛钱一客！”列车员推着小车，热情地吆喝着。

林春买了一份盖浇面。他注意到，对面那位，仍然无动于衷。

小车又倒回来。“旅客同志们……你不来一份？同志？”列车员对他招呼着，又推他胳膊。

他这才如梦初醒似的跳起来，摘下眼镜，愣愣神，大声说：“来两客米饭！”

列车员笑了：“您先吃一客，不够再来，别浪费……”

“我要两客！”他固执地把钱塞过去。

“好咧！”列车员仍然笑眯眯。

列车员的态度够好的了。林春想，而这位，也够横的。他有些不平。难道这就是艺术家的风度？有一点成就，尾巴能翘上天，有什么了不起！现在他心里已经进一步把他列入艺术家的行列了。

这位倒霉的“艺术家”端起第二盒饭时，哽住了。林春一直在冷眼观察他：额头上那块顶玻璃落下的红斑还没褪尽。由于硬撑米饭而一伸一缩的脖子，使他像个填食的公鸡。脸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头上散发出蒸汽……蒸笼头，没错，是个急性子。林春有把握地笑了，开始可怜他，便伸出自己空了的饭盒，说：“干脆，我给你代劳一点吧。”

艺术家一愣，有点尴尬：“不，我能吃掉。”

这时，火车呼啸着钻进涵洞，车厢立刻暗下来。他脸上那丝碰壁的懊丧也得以掩饰。这才叫热脸贴冷屁股呢。他闭上眼，不再瞧他，开始懊悔不该把书全部捆在行李里。

“看，长城！”有人大声喊。车厢里骚动了。

古长城顺着蜿蜒起伏的山峦时隐时现。这古代工事仿佛卧在一个巨大的沙盘里，旋转着。阳光在雪原上跳动，干雪在山谷中打着旋儿……

这时，林春突然瞥见，这位“艺术家”的眼镜底下现出了一粒豆大的泪珠，接着又是一串儿，噗嗒嗒地落进了饭盒。这使林春大大地感动。到底不愧是艺术家，感情太丰富了！

“艺术家”掩饰地别过脸去，慌乱地大口吞咽着那点冰冷的剩饭。

林春对他的那点不快顿时无影无踪，决心跟他搭上话茬儿：

“请问，您去哪？”还用力牵人家的袖子。

“艺术家”摘下眼镜，捂着眼睛，慢吞吞地答：“加拿大。”什么？林春呆了。他把此人重新打量一番：瞧瞧！棉大衣袖口尽是油腻，眼镜腿上绑着胶布，一头乱糟糟的花白头发，不过好像才刮的脸，显得年轻些，看上去不过四十五六的样子。

唉，这些艺术家真是的。

“这么说，您是出国访问？”

摇头。

“是……讲学？”

摇头。

“参观？”

还是摇头。

“那么……是投亲靠友——？”后面的音调立刻变了。

他托着脑袋看着远处的箭楼发呆，不回答。

列车驶过一道铁路桥，共鸣像一声尖厉的长啸。林春也像受了一击，冷笑了一声，倒像是他捉弄了自己一般。“是啊，咱们国家太穷！有些人，眼睛总盯在外面……多吃点祖国的大米饭吧，加拿大尽是小麦！”

他突然回过头来，凶狠地瞪着林春。林春也不甘示弱，给他来个对眼战术。

“穷？我嫌祖国穷？”他发出一阵短促的嘶哑的笑声。声音像是从胸腔里直喷出来，很瘁人。

林春别过脸，哼了一声。

“……告诉你，我1960年回国，那时什么样子你总知道。我什么苦没吃过？什么罪没有受过？哼！这些年运动过来，运动过去，我动摇过吗？在国外，我……唉，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他低下头，揉太阳穴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自言自语道：“……我相信总有一天国家还要建设，还需要我们这些人。好容易等到现在……可，可……这叫搞建设？这叫糟踏钱！糟踏人！”

“所以你就走？”林春冷笑着问。

“我老了，这辈子总还要干点事吧？我叔父就要来广州谈生意，他来了几回信，我这才决定……”他叹口气，仰头靠在椅背上，下颌轻轻颤动着。

林春主动结束了冷战，沉默了。车轮有节奏的冲撞声显得格外响。人们都已进入午饭后舒适的昏睡。不知是为自己的判断错误难为情，还是为眼前这位怪人抱屈，林春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骗子！要不就是世上第一流的演员！再不然……是真的？——骗子？他骗我干什么？想捞什么？笑话。一个念头在心头一闪，他拍着茶几突然问：

“What was your major at college？”（你在大学时读的是什么？）

“My major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henology was chemical engineering.”（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的是化工。）

“What did you do?”（你过去干的是什？）

“I was the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a chemical fibreplant.”（我在一家化纤厂担任副总工程师。）

“Your wife hasn't come with you,has she?”（您夫人没有一起来，是吗？）

“No, she's in the countryside. When I get everything settled,I'll ask her to come here.”（没有，她在农村里，我安顿好了就接她来。）

“What?In the countryside?”（怎么？在农村？）

“Yes,it is because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.But she treats me kindly. she is a virtuous woman indeed.”（是的，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。不过，她确是一位善良的女子，待我很好。）

林春深深吐了一口气，不再问了。他的口语很差劲，总带着一股大山里的地瓜干味儿，自己都感到别扭。在学校时，他最怕课堂提问。他手指在茶几上弹着，嘴里吹起几乎无声的口哨。自己也不明白，怎么现出这德性来。

对面那位也在惊讶地观察他。

“您别出去了！跟我走。”林春突然大声说。

他浑身一震。

“要不，您先去看看。”

他依然不解。

“我说，我们那儿原先是个重工业城市。原材料生产，利润不高。眼下正是发展轻纺工业的时候，自然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。到我们市来吧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？……”他哼了一声。

林春笑起来，这回很自信。他掏出自己的组织介绍信，递过去：“先自我介绍。把您所有的证件也都拿出来，我见识见识。”这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把对方征服了。他犹豫着踩到座位上，取下一只漂亮的黑色手提箱。

车站检票口外站着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小伙子，肯定地对他喊：“您来了？林春同志。”一口地道的北京话。

林春佩服地答应着挤过去：“你真是好眼力！认识我？”

小伙子自负地一笑，伸手接过行李：“刘建国，组织部办公室秘书。”

他们路过售票房，林春跳起来在屋檐下摘一根冰溜子捂在脸上。这动作被刘建国飞快地睨了一眼，他在鼻子里含蓄地笑出声来。

林春却满不在乎地对他说：“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玩冰，奶奶总为这个揍我。”说着，还把冰溜子塞进嘴里吮了一口。

刘建国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您可真不忌讳。”

林春奇怪地问：“干吗要忌讳？”

“您是部长啊！”说罢他又接着笑。

来到吉普车前，刘建国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位，便拿肩头轻轻碰了碰林春：“这位老同志是一起来的？”

林春忙说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裴总，裴文卿同志。才调到咱们市工作的化工专家。”

裴总尴尬地和他握握手，眼皮总垂着。

坐上车，林春问：“咱们市有化纤一类的厂子吗？”

“有一家小厂，是大集体。”

“管他大集体小集体，干事业都一样！”林春碰碰裴总：“对吧？”

裴总不置可否地摘下眼镜。刘建国却满腹狐疑地嘀咕道：“您

不是说裴总已经调来了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林春畅快地开怀大笑。

一条笔直的林荫道在他们眼前伸展。路旁有不少新建的高楼。看来这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荒凉。树是小有点，积雪也没清扫。一个新兴的城市能做到这样就很可以啦。空气潮湿而又清新，和那浊闷的火车车厢相比，这就是天堂。他摇下车窗，贪婪地把头伸出窗外……

裴总被他们留在宿舍里。林春迫不及待地要去报到。刘建国只好把他领进这间挤得不能再挤的副部长办公室。六张办公桌并排摆着，这就是说，连他一共六位副部长。两只文件柜被挤到墙犄角，只是门的右首有张半长的皮椅子。刘建国往桌前一站，而林春这时就只能站门口了。

“坐呀，干吗愣着？”刘建国说着手一划拉，茶杯水壶碰得叮当响，然后屁股一抬坐在桌上。“这是您的桌子，钥匙在抽屉里。坐呀。”看着林春侧身坐下，他解嘲地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挤了点儿。可这屋常空着，反正他们也不来。”见林春有了疑问，又解释道：“也许……他们经常在下面吧。”又指着办公桌前的空地：“这屋里的椅子全都到会议室学习去了。还是这皮椅子好，有铁丝拴着，谁也甭想搬动。”说完跳下地，端只茶缸出门去了。

林春低头一瞧，椅腿上果真有根特粗的铁丝，和文件柜拴在一起。他感到团省委固然很穷，但办公条件比这儿还好一些，不禁摇头苦笑。一个高音大嗓的女声从走廊尽头传过来：“建国，建国！小刘……刘大秘书长。”随即，一个像充了气的皮球般的女人把头伸进来，目光停在林春身上，“咦”了一声，“劳驾，往里挪一点！”她说罢挤到林春身边，还将一只脚蹬在椅上，重心全压在林春身上。他只好尽量往里缩，但身上还明显地感到她臀部肥肉的颤动。这使他很不自在。